

乐海泛舟 明前茶

# 听一张黑胶唱片

花好时节 朱秀坤

## 梅雨润花香



周末若是没事不需要出门,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6点,骆先生都会在黑胶唱片的陪伴下,伺弄他的数十盆盆景。各种老唱片他都要拿出来“听见耳朵”,交响乐关起门来听,感觉自己像小空间里的老国王;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民谣和香港金曲,要打开所有的窗户来听。一曲放完,换唱片的时候可见窗底下竖满了“听壁角”的耳朵;见他探头,邻居很不好意思地讪笑:“骆伯伯,梅艳芳的嗓子竟如此之好,我从前怎么不知道?”

骆先生笑笑说:“你以前听的一定是数码,不是黑胶;差别就在这里。”数码录制的音乐是流水线上出来的,声音纯洁、轻灵、飘浮。按照发烧友骆先生的话说,不管是谁唱的,都带点声带紧张的新人腔调,听久了,莫名感到累,耳朵疼;而黑胶唱片虽然是模拟录音,但音域特别宽广,尤其是美声或者低音慢歌,现场氛围特别动人,主唱的手指划过木吉他的声音,唱和声时每个乐队成员的俯仰转侧,甚至小乐队指挥的情绪起伏,都可以在圆润、松缓、深广的音域中听得真真切切。虽然偶有啾啾声,但那份享受,却如泉水洗耳,可以滤清世间焦躁。

听黑胶唱片是养成耐心的最好路径,活生生把当年冲锋陷阵、毛毛躁躁的骆先生,变成了一个有条不紊、温文尔雅的中年人。比方说,用黑胶唱片播放音乐,你是无法搞个单

曲循环的,再喜欢的曲子,每听完一次,须等六小时后才能听第二回。这样才能防止唱针在唱片上磨擦产生的高热让唱片沟槽软化,造成永久性的变形。再比如,必须养成听完后擦拭唱片并清洁唱针的习惯,让灰尘无机可乘。骆先生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用碳纤维清洁唱片,他是信不过洗唱片机的,认为它像洗碗机一样让唱片滴水下来,清洗后唱片要花更长时间阴干,在潮湿低温的江南,会使黑胶唱片隐隐散发霉味。

骆先生也修复过很多弄弯了的黑胶唱片,他特别准备了几本厚羊皮封面或布面的硬皮辞典,水平压在黑胶唱片上两天,大部分变形的

唱片会救回来。他再三告诫说,唱片不可水平横放,否则容易变形,也会使唱片的封套上显出圆痕,如果唱片是限量古董碟,这会严重影响唱片的整体品相。

哪个国家的唱片更得骆先生喜爱?日本生产的唱片质量很好,很安静,信噪比可以做到最强。但交响乐的录制,丰富、多样和恢弘层面,远不及英美和德国,爵士乐的轻灵洒脱及另类新潮,倒是唱片大国头一份儿——从一张唱片里,也可以听出一个国家的国民气质。正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,录同一首布鲁斯,德国人始终保持了一样的高标准,风格几乎保持一致,

耳朵极为灵敏,才能听出不同演奏者的一点个人气质;而美国人,不同年代的录音棚,却有可能录出十几个版本的声音效果,各有千秋。

国内的最后一条黑胶生产线在1998年停产了,骆先生这样的玩家现在都是在淘稀缺点。他的主要精力,都在收集头版碟和异色碟上。异色碟多半是限量发行,比如,张国荣的《StandUp》单曲,除了黑色唱片,还有紫、绿、黄三色,哥哥年轻时的照片就印在彩色唱片上,让这首跳荡的快歌充满了香港黄金时代的意气风发。

骆先生说,很想回到那个年代,那也是他的青春。

梅雨时节,栀子花开,白兰花,星星点点的茉莉花更是开得快活,这三大香花极是令人喜爱,行在江南雨巷里,常听得一声声清脆甜糯的吴侬软语:阿要白兰花、栀子花?卖花女子无一不眉眼清俊,爽利干净,如摊在竹篮里娇羞脉脉、温婉娴静的洁白花朵。

白兰花是可以穿成串的,别在衣襟或做成手串,走一路,香一路,心田里也流溢着淡淡的花香。夜间置于枕畔,梦乡里又添几许清芬。栀子花可直接插在发髻或辫梢,瞬间便增了几分娇俏。其实在民间,白花是不上身的。这两种花却受优待,尤其栀子花竟享有上头的特权——白花之中也就此一例了。茉莉花开得久一些,玲珑小朵也更为幽雅,夜间在书房用功,清风中飘来一阵阵馥郁之气,可不就是茉莉在幽幽吐香?这花皮实,剪去残花及至下部枝叶,很快又生出更多花枝直至爆盆,油光碧绿中是繁星似的小花蕾,有时兴起,我甚至摘上三两朵,泡茶,真是香。茉莉香片则取半开之花,与茶叶按一定比例窰制而成。哪怕隆冬时节,饮一口茉莉香片,马上就有置身梅雨江南的温润之感。

那天走过一座小石桥,窄仄的小河两边全是盛开的夹竹桃,有几株是艳艳的粉红,更多是绵密的雪白花朵,在雨中,那样多的花树无休止地绽放,过完整个梅雨季还会继续下去,热闹是热闹,热闹过处又有些许落寞之感。尤其在一天一地的梅雨中,在满河溅起的烟波里……无一只船,无一个人,无一点声息,除了淅淅沥沥的雨。

原以为春天过去,绿肥红瘦,花就少了。细想一想,其实夏花也多。如石榴、蜀葵、合欢、紫薇、凌霄、木槿、茛萝、美人蕉还有绣球,这些多为红色花朵,如火热的炎夏。当然也有白花,除上文提到的三大香花,又有广玉兰、晚香玉等。奇怪的是,红花不香,白花则有着或浓或淡的芬芳,只是亭亭于水中俯仰生姿的莲花不管红与白,无不香远益清,惹人怜爱。梅雨中的莲花冉冉初放,有一位可爱女子芸娘喜欢用小纱囊包了少许茶叶,置于花心,翌日清早取出,烧了天泉水(指雨水、露水、雪水等)冲泡,香韵尤绝。如此兰心蕙质的女子,真让人喜欢。

我更喜欢梅雨时节的白色花朵,似乎更有态,更娇媚,更见韵致,也有着恰到好处的一点慵懒之意。更主要的是,白花似乎总散发出淡淡的幽香,足可抵了梅雨的热与躁,烦与闷了。

若是撑一柄天堂伞,走在老家的长街短巷,看青砖黛瓦或二层小楼的人家小院里,很常见的便是一树白花在寂寞绽放,香是扑鼻子的香,只是少人观赏,花开花谢两自由,舒卷开合任天真。曾经是主人忙飞飞地在田间劳作,“姑妇相唤浴蚕去,闲着中庭栀子花”。如今乡里人少,几成空心村,有几人有兴趣去赏花?前些时我下乡,特意去大哥家看了看,还好院里没生草,那株硕大的栀子花开得满满的花朵,如一只只白鸽栖在枝上,我没有钥匙,唯有嗅着门缝里溢出来的淡雅花香,看一眼厨房一角自开自落的洁白栀子花,当然就会生出几分冷清与惆怅……

人生写真 朱辉

# 局部有钱人

“局部有钱人”是个网络新词,百度百科上的定义是“一群经济条件处于‘充裕但有限’的人”。这么说不费解,形象一点比喻,局部有钱人就是一个穿着做工精致的长衫,却在咸亨酒店门口,站着喝散酒的人。

局部有钱人其实并非新生事物,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上海大多数居民都可以被归入“局部有钱人”。那时候全国工薪族拿着差不多的工资,看上去却有明显的贫富差距。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,几乎每家男主人有一套呢子中山装,女主人则有一套与之匹配的呢子外套。过年时,走在上海街头和其他城市街头,仿佛置身于不同的国度,直观感觉经济水平相差好几个档次。

物质匮乏的年代,之所以上海人能存有这份体面,都得益于平日里勒紧裤腰带。武汉人在餐馆畅快地过早(吃早餐)时,上海人都在家里就着咸菜、腐乳吃泡饭。

妻子没有我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,近些年,当局部有钱人开始在身边泛滥,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卑。无论在亲友群、同学群、业主群里,她都感觉自己是最穷的那个人。这一切的第一责任人,自然是我,于是我经常被问责,多次被诫勉谈话。

前年妻子跳槽进了一家大公司。以前密切接触的同事只有五六个人,她对于社会的认知主要来自微信朋友圈。如今她每天与几十人有交集,其中颇有一些在朋友圈里光彩熠熠,生活中却是另一副模

样。她们部门里几个女同事,都属于吃货级局部有钱人,经常去吃好几百元一位的自助餐。适合高档餐厅的体面冬装却只有一套,没有可换洗的。她们的手机都近万元,可是疫情期间要在家办公,却着了慌。家里既无台式电脑,也无笔记本电脑。

恩格尔系数常被用于测定贫困程度,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越大,一般越穷。吃货级局部有钱人颠覆了这一理论体系,妻子的那些女同事,收入水平在本市可算中上,若按恩格尔系数评估,肯定都属于“赤贫”群体。

局部有钱人最喜欢亮相的地方是网上,各种各样的晒图背后,都有他们的身影。另外无论多老旧小区的小区里,总会有若干辆长期停

着的豪车。车价与房价之间,极具违和感。

分析为什么局部有钱人会呈现燎原之势,有句著名鸡汤诠释了个中原因,“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”。集中财力让一两根“体毛”挤进富人圈,潜意识里仿佛就沾染了富人的气场。另外在与同一阶层的朋友熟人交往中,有些社会经验不足的人,会将“局部有钱”推断成“整体有钱”,如此能让他们高看自己。

虽然不屑局部有钱人的做派,然而我自己其实早被一些好友划入了局部有钱人之列。因为我比妻子大十多岁,每每一起出去逛街,常被不明真相的路人误以为是有钱人。我这种状况是自然形成的,很难被效仿,属于限量版局部有钱人。

心香一瓣 小夏

## 清欢之美

初见清欢一词,内心仿佛有淡淡的清香,犹如置身一片荷塘,清雅怡适。

清欢,清浅之欢,清淡欢愉,细品之下,是多么美好的词汇啊!俗世生活里,可曾好好体会这份曼妙时光?

属于我们自己的清欢时光,其实很简单,清风朗月下的独坐,庭前看花的俯身轻嗅,或者在细雨中撑伞漫步。在已经塞得满满的日常里,它是一抹留白,是暗香浮动的小情调。有这样的元素时不时地掺杂在生活里,于凡尘里鞠一捧素心寻清欢,才可以坦然面对世事纷杂,释然一切烦恼。

清欢,是于简单之中感受淡泊之乐。放弃灯红酒绿的饭局,回到家里为家人做一顿简单的饭食,边吃边聊,为父母拣点菜,为爱人倒杯水,为孩子擦擦嘴角的汤水,是一份圆满的清欢;饭后,与孩子一起看书做作业,回答孩子幼稚可爱的问题,看着他一点点长大、懂事,是一份满足的清欢;父母偶感身体不适,拿出早已备好的血压计,帮他们测量血压,嘱咐他们按时吃药,父母像个孩子般听话,这份换位之爱,是孝心释放的清欢;与爱人携手夕阳下,漫步倾谈,默默流动着真爱与欣赏,是相亲相爱的清欢;永远都别忘了留给自己一些时光,一本书,一台电脑,一杯茶水,在网络里畅游,在文字里解读人生,不期然就邂逅一份雅韵清欢;三五好友小聚微醺,谈天说地,嬉笑怒骂,无话不谈,是难得的知己

清欢。

如果把清欢比喻成人,那这个人一定是三毛。流浪是她的符号,毕生都在追求一种独自清欢的姿态,于平淡中拥有一份深远和清幽。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撒哈拉沙漠,也能创作出令人着迷的文字来。无怨无悔,与心爱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清欢日子。

如果把清欢比喻成一种运动,我想应该是瑜伽吧。瑜伽的禅意和清欢不谋而合,仿佛是一枝素净的白莲,散发着清香,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。与瑜伽在一起,就避开了车马喧嚣,在心中修篱种菊,收获的是满满的惬意与骄傲。独享生命的清欢,独具生命的清澈。

如果把清欢比喻成一座城池,则各人心中皆不同。但肯定无一例外的是,这个城一定有清爽的空气,安静的小巷,淳朴的民风,它让我们不由自主放慢脚步,倾听历史的声音,是我们最想择一城而终老的地方。

苏轼有诗云:人间有味是清欢。这让我想起了远古时代的豪放与洒脱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,原来清欢很简单,有花有草有明月,有情有义有山水,即使是粗茶淡饭的日子,也是有滋有味的清欢之乐。

只要拥有从容的心境,即使遇到生命的拐角,心中依旧会郁郁葱葱,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四月天,我自清欢。

文化随笔 陆小鹿

# 翻译家的气质

栀子花开的季节,读完一本翻译随笔《译道草》,行文精短,内容活泼,像片场花絮,着实有趣。作者周克希毕业于数学系,做了二十多年的数学老师,人到中年突然对翻译产生兴趣,于是毅然改行成了一名翻译家。认清自己热爱的方向,并有胆量将前半生归整清零,从头来过,单这一点,就使人钦佩。他举了些文坛大家的例子,让我窥视到翻译家背后的一面。

汪曾祺女儿曾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,“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,像要生蛋的鸡”。周克希说这就是浸润。翻译同写作一样,都需要浸润,需要“直眉瞪眼”。

全集,他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从事我们这项工作,有一条相当重要,就是甘于寂寞。”如果说羞涩和温柔是作家该有的气质,那么善感和耐静就是翻译家该有的气质。

林疑今翻译海明威的《永别了,武器》,译本一改再改。比如小说中有一段,一九四〇年译成:“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洋鬼子。”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〇年的版本,修改成:“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外国赤佬罢了。”一九九五年的译本则变成:“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了。”互相对照,就知道越改越好。这说明好的译文,往往是改出来的。周克希谈到自己的译作,也是七改八改出来的,不仅自己改,有时朋友、读

者也帮着改。好东西都是磨出来的。

周克希和郝运合译《四十五卫士》时,周的每页译稿,郝运都仔细过目,用铅笔作出改动或注明修改意见。郝运对周克希说,要细心琢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。琢磨清楚译文才能精准、传神,贴近原作的色彩和趣味。为此,他建议周克希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。周克希感慨道:“我真想能有时间啊。”可以想见,翻译家的时间是分秒必争的。必须坐得住,沉得下气。

傅雷一九四五年给宋淇写信,说巴尔扎克的《Cesar Biotteau》一书真是好书,不过自己几年来不敢碰,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

破产法及破产程序,所以动手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。后来,傅雷译出了这本《赛思·皮罗托盛衰记》,想必下的功夫不会少。翻译家,最好是个杂家,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美术……样样都懂一点,尤其翻译专业性强的书籍,对译者是个考验。周克希说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翻译过程中常感到黑黢黢的隧道里看不见尽头的微光,唯有坚持慢慢前行。

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:“你要爱你的寂寞。”周克希觉得这话也是对译者说的。翻译,寂寞而清苦,但是做成了就有成就感。一个人一生应该好好做成一件事。